

汝陽舊志序

汝陽昔未有志也附於郡也今志之作也自修郡志
推地修者叔茂作者景哲也同系老聃氏同官柱下
史也志分郡邑難各有攸居也何以故輜員廣而情
勢渙難在覈土著久而耳目玩難在徵惟覈之難故
證訛則人持其說掇實則家獻其珍苟非折盈庭障
礙在易能勝其任而愉快乎惟徵之難故恢之欲廣
就拓其基按之欲潔孰濬其源膚者唾餘詭者滑稽

學不窺二酉言不辯百家而欲傾二三策之滌液成
全史之江洋亦萬不可心術之數矣郡志自有述景
哲以中州名魁高第南宮製錦兩巖邑立朝惠文自
簡侃侃論天下事其于辨土風類物情燭照數計不
啻矣青鬢歸來杜門讀書垂十餘年無論典墳邱索
石槨天祿之藏卽竹書汲冢碑官方言秘密猥瑣靡
不擗究有徵之長也夫不煩邑大夫開上舍不徵博

士弟子拾筆創左書史不繫歲月不下庭余出命

腹笥操五寸管游戲烟雲自有司先後敦請迄今不
羸幾旬而接踵郡志以成也無不徵也無不覈也所
不階尺土崇臺千仞者也叔茂之言曰吾得蕭副臬
仲晦費給諫應祚楊觀察德輿桂太常伯深李侍御
景哲輩每事周咨可幸無戾二書之取材富恥義嚴
其在斯乎魯無君子斯焉貳斯懿哉數君子者人操
獨行貞不絕俗親愛如朱陳村禮讓如洛下社卽受
潛聚成不聞齟齬比于洙泗之間斷斷如者又似過

之朱陳兩姓里氓耳文范諸賢在洛約爲耆英會爾
昔司馬君實資治通鑑相與諮詢訂証所不可知而
他未聞有著述也汝上一嘗何幸有兩君實乎或言
景哲博訪汝洪二河上自薦紳學士下建興臺廩役
長年三老蚩蚩之氓尋星宿窮尾閭經行支分纖細
具如指掌子長登會稽探禹穴太白以七澤之觀至
荊州史才詩聖不虛耳頃中丞臺憫汝屬屢見陽侯

汝陽舊志序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辨風土類物情因革互
宜政教相沿芟墾租賦之規文章詩歌之盛以逮
官吏耆舊鄉士大夫備載無遺要亦具觀省昭勸
懲而已然言者無戾而聞者足以戒亦猶春秋編
年之書與汝陽古稱天中風氣清佳人文秀美南
國節儉之習先賢正直之風今猶存其遺焉余下
車初搜舊乘不得召子弟父老而詢訪之乃一一

得其槩汝自兩漢五代洎唐宋以來公侯將相之器項背相望忠孝廉潔之性嗣續相屬貞烈骨鯁之才險彊相濟著述高尚之士先後相踵孔北海論汝穎之士亦旣刻畫懸有定價矣若正公之裔世叔邵公之先姓氏幾半天下其表裏當時稱極勝矣然代繼而起者父子祖孫以及昆仲繩繩相承郁雅實多且地當三厄其患始於狼臯也俗坐五苦其端尋於兵戈也祖有三耗其跡中終所曾

銀徭以及王祿也皆上與下思欲變計之而卒不能盡得者在昔已有然矣今讀古秉禮之家多尚義田隴耕佃之氓多急公弔災賀善不絕於閭里修齋獻賓時舉於鄉黨猗與其風不亦可樂而可歎耶猶有慮焉誦少游漲溢之篇而念澤中之鴻德永嘉建炎之宇而傷肝腦之糜聊築防遺戍之苦而冀征役之息以今視昔變而必通漸而將復之會乎因天時以施補救揆地利以稽典廢向民

風而課禮義亦幾勉從事庶無大悔者與方今
聖天子偃武修文一統車書臺大夫撫綏綱維特
徵文獻邑當殘息之餘懼其事遠而難考近而莫
稽也一日偶得學士家壁中藏卷帙零落字句蒙
滅多不可讀幸未卽蝕祖韞之焰而飽銀蟬之腹
過半矣公餘於事據其巨義擗其微請於貴卿名
彥訪之里夫賤屹然於近事備爲採錄特延羊子
載筆直更新之羊子博古深思風槩獨樹簡於取

事嚴於論斷且蘆公搜輯不憚餘閒折衷於政暇
商確於同志繁者削缺者補增損成帙是役也始
於己亥六月廿日告成於庚子七月望日洵有要
領蔚然美備予於斯責又何敢遜謝焉汝士大夫
咸曰輶軒使者過而採風以是書獻當與二南並
陳矣此予之幸也亦汝人之幸也謹序

順治十七年庚子七月旣望知汝陽縣事紀國珍撰

舊志序

邑志之役辱 樂公先生不鄙瓦礫嵩以研席愚
惶然曰往者多名卿鉅公是任今屬之韋素懦懦
乎若有所不安先生曰吾竊聞之矣子賦性誠質
嫺於博綜且不善諛而善核謀野則獲古不云乎
今奉

守丞大夫憲檄在不得過爲遜也因受簡而謀卒事
焉爲綱爲目或衰或益詳畧之間道法備焉編年

紀事準於溧水龍門星野祥異彷之班固譙周兵

農租庸較今昔而衡論之大約以舊書爲憲目藍本自李莊靖公始也莊靖公與先大父太常公同起家神宗朝先後執法殿中每談先大父忠孝事實推爲先型向人稱述亹亹不倦愚伯父及家君又皆子弟於其門朝夕而受業者也憶愚髫齡習覩公光儀迄今以未得承學爲恨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愚於公益寤寐思服之矣公文孫實遂君博學嗜古落

落可奇爲姻家莫逆交時出所見聞益我不逮又其厚幸也愚之從事於先生也草凡三脫寒暑載歷倘列鷄碑之稱不貽兔苑之誚尚須邀高明之一矚愚中心益欽欽於莊靖也何者不有作者孰爲述者今其作耶不猶述耶先生固師傅承之愚實高曾奉之矣敬附數言用誌源流

汝南後學羊鑒識

汝陽舊志跋

戊申菊月秋謙辱以繻鳩令令汝甫受篆亟索圖譜
鏡情俗攷翼相告曰邑曩無成書附郡乘叔茂修之
問之叔茂曰邑將舉曠典執牛耳景詒在焉予退而
嘿惟指臂聯身要詳象天久矣守不下兼令之官郡
何獨掩邑之志且朗浮息蔡諸宣城不聞以郡故廢
史獨汝實缺且委俾百世尚論者謂簿書旌縣官之
目催科借長吏之荒迄無一却顧者微如椽筆續二

龍業綱自此月旦耶況兩漢來厨及輩起汝頽雞黍
千載斷金孝德容又不絕書人文實甲碑海五季還
稍謝前修寧獨鴻鄰一歌豆芋淮西再造懸瓠兵燹
剝蝕元氣漸澆已耶文獻不徵倜儻湮沒並三豕之
謠無之卽有黃許諸君子誰勤不朽以聿興仰止思
也然則此物此志惡可已也乃進而要諸景祐盡亟
受我成俾獲技譜而歸適土中汝其有瘳乎景祐曰

仲尼邑志告竣有勅以謚予者此古史之流也麟經
內魯之思而據法旁書正書不少貸似考亭紀事詳
贍不穢片語千載目前也似太史析衷定衡遠達可
見施行也酷似周禮至于簡古奇峭則又兼左孫韓
歐而有之予唯唯徐而潛味景詰所中指怛然曰有
是哉景詰教我矣蓋汝實郡領下邑延袤二百餘里
洋洋大國風也顧沃土什三業割其半以供王國墊
土什七拱手待命河伯違歲一不稔而木無完膚人

爲梟噬至屢天子蒿目憂發帑金以佐東南之竭嗟
嗟當此時而教民畫庖義索歌孔邇章令鶩鴨池聲
毋夜擊尺五寸影長天中庸可幸乎神氣槁還元爲
艱撫此方毗誰自顧化則景祐氏所昭垂汗青恫乎
有餘悲咨嗟太息簡厥修以示楷摘其尤不直以鑑
我前車者固謙不佞所循牆履繩且告後之令汝者
毋自隕越以貽方策羞就非仁人之利溥哉天余趙
晉碌碌者桀蹇都會聞注首尾長于此謝不暇余乃

因卿雲君從事是詰獲一覩二百年所未有之籍宜
與郡志金璧輝映稱爲二絕今而後太守憑叔茂以
職要令憑景詰以職詳作東漢節義之風還汝墳式
化之舊飲泉飯黍卽童叟敢忘兩柱下史哉雖然窮
愁著書非虞卿之幸也景詰以一代偉人世鱗指佞
告不偶歸而致經疏禮茲出其緒餘爲邑志二都紙
貴志重人耶人重志耶予之因人成事者抑以虞卿
之不幸者爲幸耶病余續貂者指曰不文余奚計余